

文化边疆视域下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初探

刘姝会

中共同江市委党校，黑龙江省同江市，156400；

摘要：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建设是边疆治理的核心问题。在文化边疆视域下，边境口岸文化建设对于区域发展、文化交流以及国家形象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同江边境口岸作为我国对俄开放的重要门户，其文化建设在政治、经济、交流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从文化边疆理论出发，分析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探讨其边境口岸的中华文化建设，提出相应的发展路径，旨在促进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的发展，提升其文化软实力，努力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文化边疆；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

DOI：10.64216/3080-1486.25.12.036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在国际关系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边疆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强调文化在界定国家边界、促进区域合作以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同江边境口岸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也不断加深。加强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增进中俄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化边疆视域下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丧失自己文化的民族、国家也必将难以获得发展。通过文化在边疆地区的传播、认同、弘扬、创新，能充分发挥在边境治理文化润疆的功能。

1.1 边境治理的基础与核心元件是文化建设

边境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有效性不仅依赖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更离不开文化这一“软实力”的深层支撑。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基因、社会整合的纽带，本质上是边境治理的“底层代码”，它塑造着边境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与国家认知，决定着治理政策的社会接受度与执行效能^[1]。以同江边境口岸所在的黑龙江省东北部边疆为例，这里既是赫哲族、满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也是中俄文化交流的前沿。历史上，赫哲族的渔猎文化、汉族的农耕文化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化在此长期互动，形成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上的共同性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边境治理的核心本质是通过文化认同的建构，将地理上的边疆转化为心理上的核心。同江口岸的赫哲族鱼皮画将渔猎生活与龙、凤等中华文化元素结合，既是民族文化的独特表达，也是多元一体国家

认同的具象化呈现。

1.2 同江边境口岸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沿屏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设目标，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内外因素交互交织，国家文化安全成为一个动态化、持续性治理命题。边境治理中陆地边境口岸文化建设，在尊重边境地区差异性和多样性文化的同时，必须巩固中华文化认同，核心是中华文化建设，其善治目标是通过对口岸地区的文化建设，以实现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国家治理新格局^[2]。作为“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同江边境口岸自开通以来累计验放列车4300余列次，进出口货物500余万吨，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高速通道。这种交流在促进文明互鉴的同时，也带来潜在风险，西方价值观可能借由跨境电商、影视作品渗透，周边国家的宗教文化可能对青少年认知产生影响，网络时代的“文化去中心化传播”更使传统安全防控机制面临挑战。同江口岸的特殊性，使其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沿屏障，它既是抵御不良文化渗透的防火墙，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发射塔。

1.3 同江口岸文化建设的重要属性

同江地处中国版图东北部“边缘”，作为边境城市，同江口岸是中国面向东北亚的重要文化窗口。同江口岸“边缘—中心”双重属性决定了其文化建设需兼顾“向内整合”与“向外传播”双重使命。一方面，需通过建设“边疆文化博物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践基地”，强化本地民众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需在俄方一侧设立“中国文化中心”，展示二十四节气、生肖文化等，将地理上的边缘转化为文化交流的中心。

治理对象的“流动—多元”动态性。口岸治理对象不仅包括本地居民，还涵盖跨境商人、游客、务工者等流动群体，其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差异显著。据不完全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同江口岸流动人口中，汉族占62%，少数民族占18%，外籍人员占20%，且日均流动量超5000人次。针对这一特性，文化建设需突破属地治理局限，建立流动文化治理机制。如在通关区设置“中华文化微展厅”，在跨境电商平台嵌入文化价值观引导内容，在边民互市市场推行“文化标识统一行动”，实现对流动群体的“动态文化浸润”。

2 文化边疆视域下同江口岸的中华文化建设

边境治理是国家治理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力量主导与统筹边疆良性社会资本互动的系统过程，这一系统过程的优质运行需要国家政治制度、政策等多重要素构成，而各民族共创、共享的文化则是基石。同江口岸的国家意象建构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建，核心在于以文化为纽带实现国家认同的层级提升。

2.1 基本内涵：国家意象的立体建构

国家意象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整体认知，其核心是中华文化的符号化表达。同江口岸的国家意象建构，需从“历史—现实—未来”三维展开。

历史维度：锚定“边疆属中国”的历史叙事。挖掘同江口岸的历史文脉，唐代黑水都督府在此设治，明代奴儿干都司在此屯垦，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在此管辖，均印证着“边疆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史实。在《同江口岸历史档案汇编》中可以看到将这些历史资源转化为可视化的文化符号，向国内外传递“中国边疆主权的历史合法性”，筑牢国家意象的历史根基。

现实维度：展现“发展中的中国”的时代形象。在口岸通关区、免税店等公共场所，设置“中国成就展”电子屏，播放同江铁路大桥（中俄首座跨境铁路大桥）建设纪录片、边疆地区脱贫攻坚成果、赫哲族群众的幸福生活等影像，展现当代中国“开放、发展、包容”的形象；推动“口岸文化+产业”融合，如开发“赫哲族鱼皮画×国潮文创”系列产品，通过跨境电商出口，让国际社会从“文化产品”中感知中国的创新活力。

未来维度：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依托口岸平台发起“东北亚边疆文化合作倡议”，联合俄罗斯、朝鲜等国举办“边疆生态文化论坛”，探讨跨境文化遗产保护、绿色发展等议题，将同江口岸的国家意象从“中国边疆”升维为“全球治理的文化参与者”；开展“中俄青少年文化结对”活动，通过互学语言、共研非遗，培养具有“中国心、世界眼”的新一代，为国家意象注入“未来基因”。

2.2 基础目标：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民族共同的情感依托，其构建需遵循“共识—共富—共治”的逻辑。

共识凝聚：在多元文化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同江口岸各民族共享的春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是对团结、和谐的价值追求，更是构成精神家园的共识基础。通过举办口岸各民族春节联欢晚会——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祖国颂》、汉族书法家书写民族团结春联、俄罗斯华侨演唱《茉莉花》，让各民族在文化互动中强化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情感认同。

共富赋能：让文化成为边疆发展的生产力。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实现文化传承—群众增收—认同增强的良性循环。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通过开发渔猎文化体验游使游客可参与撒网捕鱼、制作鱼皮画、品尝赫哲族风味餐，带动村民年均增收，使年轻一代主动加入文化传承队伍。

共治参与：构建人人有责的文化建设格局。建立“口岸文化建设居民议事会”，吸纳赫哲族长老、汉族商户、俄方侨民代表等参与决策，让各群体在有事共商中增强家园归属感；发起“边疆文化志愿者计划”，鼓励边民担任“文化讲解员”“非遗传承人助手”形成人人参与建设、人人共享成果的治理生态。

2.3 价值旨归：国家认同的层级提升

国家认同是文化建设的终极指向，其实现需经历“认知—情感—行为”的层级转化。

认知认同：筑牢“中国”的理性认知。随着世界现代文明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重视本国文化特性，传承和保护自身文化的行动愈加自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融聚历史，深刻揭示了各民族文化的基因共融于中华文化。通过“文化符号渗透”强化国家认知，讲述赫哲族抗俄历史、东北抗联精神，让更多群众明白“边疆稳定与国家主权息息相关”。

情感认同：激发“爱国”的深层共鸣。中国国家文化的主轴应属中华文化，陆地边境口岸的文化建设与文化成边的轴心应是巩固、繁荣、创新中华文化。利用文化仪式激活情感联结，在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当《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时，许多俄方华人自发驻足敬礼；创作《口岸故事》系列微电影，讲述赫哲族边检员、汉族商户、俄罗斯留学生在口岸的奋斗故事，以“小人物”折射“大国家”，引发情感共振。

行为认同：外化为“护国”的自觉行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与社会稳定、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共同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在文化边疆视域下，同江边境口岸中华文化建设，是培育边境群众政治同心圆和文化同心圆有机统一的理念，从

意识、精神、情感以及日常生活整体性融入国家现代化发展体系过程。

3 文化边疆视域下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的路径

边疆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和重视边疆地区，而边疆的脆弱性又导致必须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全球化时代，文化边疆视域下边疆地区文化安全具有紧迫性，关乎国家整体安全利益。边疆文化安全治理要更加积极有为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各族群众深厚的文化认同感和强烈的文化安全意识，才能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1 增强边境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个虚构的概念，而是在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历史杂糅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也从来都不是指哪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人群共同体^[3]。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共同的家园，边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多民族杂糅中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和谐共处的民族格局，同时千百年来在“大一统”政治思想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下，各民族人民群众存在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深厚认同感，客观上具有浓厚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底蕴，这就给增强边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以良好的基础。

3.2 增强边境地区群众的文化自觉自信

面对大量西方文化的渗透、侵蚀，我们要固本培元，强基健体，通过深入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开展文化浸润工程，不断增强边疆各族群众的文化自觉自信^[4]，用优秀的中华文化武装头脑铸就防渗透、防颠覆的钢铁长城。要充分挖掘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觉自信。边疆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和实践中创造了大量反映本民族精神特质和生活风貌的优秀民族文化，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必须要保护好、继承好和弘扬好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好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通过文化进校园、进网络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推动边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

3.3 构筑边境文化安全的坚实屏障

由于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拓展，文化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新维度，如何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成为重要的课题。

特别是边疆地区一直都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地区，这就造成了边疆地区成为西方国家对他国进行政权颠覆和国家分裂的主要针对点^[5]。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多次使用和平演变的手段颠覆其他国家的政权，我们要从中亚爆发“颜色革命”的惨痛教训中获取对维护和保障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安全的启示。要不断提高边疆地区各族群众反分裂反渗透的安全防范意识，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让各族群众学会甄别错误的思想，做到知法守法、爱国爱疆，成为国家安全的守卫者。各国、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欣赏、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在彼此包容和理解中谋求和谐共处。

4 结语

文化建设是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治国先治边，治国必治边”，凸显了边境治理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核心地位。边境治理过程中的文化建设，不仅是强化边境地区的中国特性，更是运用国家文化软实力治疆稳边的重要途径。在文化边疆视域下，同江边境口岸文化建设既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认同的关键举措。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对文化边疆理论的研究，结合同江边境口岸的实际情况，不断创新文化建设的理念和方法，推动口岸文化建设取得实效，为国家边疆稳定、文化安全和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 [1] 乔纲.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边疆”[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36(05): 120-124.
- [2] 刘小康, 杨震. “文化边疆”视域下边疆地区文化安全研究[J]. 学术与实践, 2022(01).
- [3] 徐黎丽. “陆地边境口岸发展”专题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 2023, (6).
- [4] 闪兰靖. 中国边疆治理视域下陆地边境口岸中华文化建设初探[J]. 贵州民族研究, 2024, 45(06).
- [5] 金家新. 边疆的概念属性、问题语境及其现代性治理[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2(06).

作者简介: 刘姝会(1993.01), 女, 汉族, 山东省沂水县, 教师, 研究生, 中共同江市委党校, 研究方向: 哲学。